彌勒信仰及其應化事蹟

幻生

（續上期）

北魏宣武帝延昌四年（五一五），沙門法慶，善幻術，自稱大乘，得冀州豪族李歸伯信服，其地方刺史兇殘失政，天災多苦，地方人士多信從法慶。法慶令部下服藥作狂，傳言殺一人者，爲一住菩薩，殺十人者，爲十住菩薩，殺之愈多者，菩薩位愈高。當時從而蜂起之所謂「大乘賊」，爲數五萬，演變爲殺人集團。殺縣令，毀寺院，殺僧尼，胡作非爲。北魏朝廷，派遣十萬之兵，激戰四月，始被鎭壓敉平。河北一帶，死者數萬，狀極凄慘。「大乘賊」的口號，是「新佛出世，除去舊魔」。所謂新佛——彌勒，當然是指法慶。由新佛的出世，所以要除去一切舊有的支配者及僧尼等一切魔性，以實現其理想國土。這是利用彌勒下生之名而集合民衆變亂的最早一例。

隋煬帝大業六年（六一〇）元旦，白衣持香花一團，稱彌勒佛出世，殺衞士，從洛陽建德門亂入，此事株連千餘家。大業九年（六一三），宋子賢作亂。宋爲河北唐縣人，善幻術，自稱彌勒佛出世。於其堂上，懸鏡一面，畫一蛇形於紙，有人來觀，轉鏡示現種種形像，謂有罪業之人，應禮拜悔懺，因之而行詐術，日得數百千信者。後謀反亂，襲煬帝行列，失敗被誅。同年陝西扶風縣沙門向海明，稱彌勒化身，集衆謀反，自號皇帝，改年號白烏元年，旋被討滅。

入唐之後，武后迷戀政治，爲了掌握權力，謀殺親族，即皇太子亦不容赦，纂奪皇位，其事亦係借用彌勒下生之名。載初元年（六九〇），武后命愛人薛懷義，於洛陽禁中道場，作讖文附於大雲經，稱則天爲彌勒佛下生，閻浮提之主。向來以彌勒下生爲民衆作反亂，武后則利用之從上收攬人心。此一計劃成功，百官民衆等六萬餘人，請武后卽位，武后受請而就皇帝，改國號爲周。

稱彌勒下生而謀反亂，由唐至宋，尙有多起。這些反亂，固然各各有其獨自的社會背景，然從其思想方面言之，則與彌勒下生的現世信仰多少有其關連。

中國的彌勒信仰，從五世紀到八世紀，經過三百餘年興盛之後，由於上述二個原因，逐漸衰落，而被彌陀信仰取代了。

三、彌勒的應化事蹟——傅翕與布袋和尚

彌勒的應化事蹟，根據藏經中現存古典文獻紀載，在南北朝時代，有南齊的傅翕，以及唐末五代的布袋和尚。

關於傅翕的歷史傳記資料，有：善慧大士語錄、景德傳燈錄、佛祖統記、釋門正統、神僧傳、釋氏稽古畧等。這些傳記資料，當以唐代樓穎輯錄的「善慧大士語錄四卷」，記載最詳。現在據之介紹如下：

傅翕（四九七——五六九），字玄風，號善慧。又稱傅大士、雙林大士、東陽大士、或烏傷居士。東陽郡烏雙縣（今浙江金華）稽停里人。父名宣慈，字廣愛，母親姓王。世代業農。生於齊明帝建武四年（四九七）五月八日。少時不愛讀書，常與鄉人捕魚。每次捕獲的魚，置於竹籠裏，沉入深水，禱告說：『欲去者去，欲止者留。』鄉人都以爲愚。

梁武帝天監十一年（五一二），年十六，娶留氏女妙光爲妻，十九歲生長子普建，二十二歲獲次子普成（一稱普願）。武帝普通元年（五二〇），年廿四，捕魚於沂水，在稽停下與一外國僧人嵩頭陀（達摩）相遇，僧人告訴他說：「我過去與你在毘婆尸佛前發願度衆生，你現在在兜率宮中用的東西均在，何時回去呢？」傅翕聽了，瞠目結舌。頭陀又說：「你試到水邊看看影子！」他到水面一看，只見圓光寶蓋，便悟前因。他說：『鑪韛之所多鈍鐵，良醫門下足病人，當度衆生爲急，何暇思天宮之樂乎？』因此，他捨去魚具，帶領頭陀回家，問修道之所。頭陀指着松山下雙檮樹說：『此可矣！』他因之在此結茅，自稱『雙林樹下當未解脫善慧。』這就是後來的雙林寺。

傅翕平日種植蔬菓，白天爲人幫傭，夜晚歸來，跟他的妻子講說佛法，苦行了七年。一天，他在靜坐的時候，見到釋迦、金粟、定光三佛，來自東方，放光如日。後來，又見金光，自天而下，照在他的身上。從此以後，他身現金色，也有微妙香味。同時，聽到空中有人說：『成道之日，當代釋迦坐道場。』

傅翕的道風和神異境界，不久，很快地傳播出去，時常有不少僧俗四衆，前去問法，問訊作禮。當地的郡守——王休，懷疑傅翕，以爲妖妄惑衆，將他囚禁數旬。他在獄中，不飲不食，一切如常，更令大衆歎異，因此獲釋。回到山上，他更加精進道業，遠近願意師事他的人，日日增多。每日清晨鐘響，有仙人騰空而下，隨喜行道。他曾經告訴弟子們說：『我得首楞嚴三昧。』『我得無漏智。』他的弟子們都說：『首楞嚴三昧，唯十地菩薩方能得之。』因此，大家知道他是十地菩薩化現，非同一般凡夫。

傅翕想廣泛地度化衆生，首先要度化他的妻子，令其發廣大道心。他說服妻子，將家中田宅全部賣了，設大會供養四衆，而說偈曰：『捨抱（報？）現天心，傾資爲善會，願度群生盡，俱翔三界外。歸投無上士，仰恩普令蓋。』這年饑荒，設會之後，家無斗粮，同鄉傅昉、傅子良等，入山供養，傅翕也命他的妻子賣身助會。其妻妙光受命說：『唯願一切衆生，因此同得解脫！』武帝大通二年（五二八）三月，同鄉傅重昌等，以錢五萬，將妙光買去。傅翕得錢後，即營設大會，乃發願說：『弟子善慧；稽首釋迦世尊，十方三世諸佛，盡虛空遍法界，常住三寶，今捨賣妻子，普爲三界苦趣衆生，消災集福，滅除罪垢，同證菩提！』一個多月之後，傅重昌等又遣妙光還山。

一日，傅翕到其叔叔家中，自稱：『我是彌勒，故來相化，叔可作禮。』他的叔叔果然向他作禮。後來，他又去感化他的叔祖孚公，要孚公向他作禮。其妻妙光諫道：「叔祖一向不相信你，那有叔祖向姪孫作禮，你不要去吧！」傅翕解衣露胸，胸現金色，並出天香。其妻仍然勸他不要去。他不聽，竟到孚公家中，要孚公行禮。孚公說：「向你作禮？眞是豈有此理！」傅翕回到山上，妙光問他：「叔祖向你作禮沒有？」他說：「今天不作禮，明天當會一步一個禮！」那天夜裏，他的叔祖夢見八個人迎請傅翕，孚公隨之而去，問道：「去何處？」有人叱斥道：「你貢高我慢，不聽聖訓，今復何問？」忽見傅翕金相奇特，騰空而行。孚公追之，但見石壁橫空，傅翕與侍從人員，直通無礙，而孚

公過不去。孚公醒來，悲悔交集。天亮之後，親自入山，見到傅翕，悲痛不已，哭拜於地。傅翕說：「我從兜率天下來，正是爲了接引你們。」他的叔祖，稽首頂禮，願爲弟子，依傅翕修行，三業清淨。

那時有一沙門慧集，來到雙林，傅翕跟他說無上菩提，慧集願做他的弟子。以後慧集到處弘法，便說傅翕是彌勒化身。

傅翕每當說法或做功德的時候，兩眼常放金色光明。他告訴大家說：『學道若不值無生師，終不得道；我是現前得無生人，昔隱此事，今不覆藏，以示汝等。』他的弟子向他禮拜，他說：『汝莫禮我，但禮殿中佛，卽我形像。』他又說：「我在夢中，想起過去師父的名字，叫做善明世尊。」其時有人問他：「善明世尊是你得道時的師父？還是發心時的師父？」他說：「不是發心時的師父。善明佛出世的時候，我做國王，供養過他。善明佛的壽命八萬歲，我成佛時的壽命，也是八萬歲。」

梁武帝中大通三年（五三一），傅翕與他的弟子在雲黃山的住所前面，開鑿精舍，種植麻、菽、芋、菜等等，到了秋熟的時候，有賈曇顯來與他爭地，他將地上物全部送給賈曇顯。他住在松山與雲黃山兩地，林麓葱翠，其中很多猛獸，人多害怕。他常以剩飯餵猛獸，猛獸從此馴伏。

中大通六年（五三四），傅翕因雙林位於偏僻之處，教化衆生不廣，他想到皇宮裏見皇帝，宣揚正法。因此，他派遣弟子傅昶致書於梁武帝說：『雙林樹下當來解脫善慧大士，白國主救世菩薩；大士今欲條上中下善，希能受持。其上善，以虛懷爲本，不著爲宗，無相爲因，涅槃爲果。其中善，以治身爲本，治國爲宗，天上人間，果報安樂。其下善，以護養衆生，勝殘去殺，普令百姓，俱稟六齋。今大士立誓，紹弘正教，普度群生，故遣弟子昶告白。』傅昶拿着他的信，到了京城，去見大樂令何昌。何昌見後，頗以爲難，說：『國師智者，尙復作啓，況大士國民，忽作白書，豈敢呈通？』傅昶說：「我剛從東來，捨你無人轉達此書，唯有立誓燒手於御路之側，以便上聞，呈達此信了。」何昌聽後，大爲感動，遂將此書持往同泰寺見浩法師，共議以表進上。武帝果然有詔，命傅翕進京。傅翕於十一月十九日到了蔣山，約定閏十二月八日晨時進宮。武帝聞說傅翕有神異，故命人將許多大門上鎖，以測傅翕如何入宮。傅翕心已預知，故作大木槌一隻，先叩一門，其他各門同時悉啓。直入善言殿，唱拜不從，登西國所貢寶榻坐之。武帝問傅翕：『師事從誰？』傅翕答曰：『從無所從，師無所師，事無所事』。

大同元年（五三五）正月，梁武帝到華林園重雲殿，爲大臣公卿講三慧般若經，特爲傅翕設一座位。其時劉中丞問他：「你何以不臣於天子，不友善於諸侯？」他說：「敬中無敬性，不敬無不敬心。」武帝陞殿說法，大衆起立致敬，唯傅翕不起。劉中丞又問其故。他說：「法地若動，一切法不安。」

他在京城裏，住了四五個月，回到雲黃山。到了九月二日，他又派遣傅昶致書於武帝，要求再去京城，有法義相獻。武帝又詔他進京。

直到大同五年（五三九），他才重行進京，到了鍾山，三月十六日，與武帝在壽光殿內，共論眞諦。傅翕說到「息而不滅」的問題。武帝加以反詰：「若息而不滅，此則有色，故鈍。」他說：「一切諸法，不有不無。」武帝說：「謹受旨矣！」傅翕接着解釋說：「一切色像，莫不歸空。百川不遇於大海，萬法不出於眞如。如來於三界九十六道中，獨超其最，普視衆生，有若自身，有若赤子。天下非道不安，非理不樂。」武帝默然。

後來，傅翕又作偈進呈武帝，闡釋「息而不滅」之義。其偈說：

若息而滅，見苦斷集。如趣涅槃，則有我所。亦無平等，不會大悲。既無大悲，猶有放逸。修學無住，不趣涅槃。若趣涅槃，障於悉達。爲有相人，令趣涅槃。息而不滅，但息攀緣，不息本無。本無不生，今則不滅。不趣涅槃，不著世間，名大慈悲。乃無我所，亦無彼我。遍一切色，而無色性，名不放逸。何不放逸？一切衆生，有若赤子，有若自身，常欲利安。云何能安？無過去有，無現在有，無未來有，三世清淨，饒益一切，共同解脫。又觀一乘，入一切乘；觀一

切乘，還入一乘。又觀修行，無量道品，普濟群生，而不取我。不縛不脫，盡於未來，乃名精進（卍續一二〇・三A——B）

大同六年（三四〇），他辭帝東歸，數月後，以修功德事，復至京城，住在蔣山。派遣傅昶致書於武帝，可是，這一次傅昶未能完成使命，因爲何昌出使於外，此信無法呈達。但他三至京師，所度道俗，已經不可計數了。

武帝大同七年（五四一），傅翕對弟子說：「我是賢劫千佛中的一佛，如果願生千佛中的人，卽能見我。」他的弟子問他：「假如有人障礙你，你能預先知道嗎？」他說：「補處菩薩，有所不知耶？我當坐道場時，此人是魔……。」一天，他又對大衆說：「我捨此身時期，嵩頭陀暫過忉利天，不久還兜率天，汝願生彼，卽得見我也。」

大同八年以後，傅翕立誓持上齋三年，每月六日，不飲不食，以此饑苦，代一切衆生酬償罪業。武帝太清二年（五四八），他捨田園產業，以十五日設會，供養三寶，並說偈曰：

傾資爲供養，歸命天中天，仰請停光照，流恩普大千。三塗皆解脫，六趣超自然。普會體無體，齊證緣無緣。

又說：

隱崖修正道，憩茲三十餘，遠媿山林友，歸命帝玄虛。設會宣經懺，爲彼盪塵墟，普願無瑕穢，心淨等芙蕖。並契三空理，同證一如如。（卍續一二〇・四A——B）

陳武帝永定元年（五五七），有一沙門，來見傅翕說：「聽說你是修菩薩行的。修菩薩行的人，乞頭與頭，乞眼與眼，國城妻子，皆所不吝。我今向你乞手中香爐，若與，卽眞菩薩；不與，卽非菩薩。」傅翕說：「捨與不捨，悉非菩薩。」沙門强自持去。過了十多天，沙門又來問傅翕：「前此有人逼奪你的香爐，你的感受怎樣？」他說：「得如本有，失如本無，唯願上人擎爐焚香，供養諸佛。生生世世，增進菩提，常爲善友。」沙門感媿，遂將香爐還之。

文帝天嘉五年（五六四），嵩頭陀入滅，傅翕心知。召集諸弟子說：「嵩公已還兜率天宮等我，與我同度衆生之人已經走了，我決不久住於世。」乃作「還源詩」十二章：

還源去！生死涅槃齊，由心不平等，法性有高低。
還源去！說易運心難，般若無形相，教作若爲觀。
還源去！欲求般若易，但息是非心，自然成大智。
還源去！觸處可幽棲，涅槃生死是，煩惱卽菩提。
還源去！依見莫隨情，法性無增減，妄說有虧盈。
還源去！何須更遠尋，欲求眞解脫，端正自觀心。
還源去！心性不思議，志小無爲大，芥子納須彌。
還源去！解脫無邊際，和光與物同，如空不染世。
還源去！何須次第求，法性無前後，一念一時修。
還源去！心性不沉浮，安住王三昧，萬行悉圓收。
還源去！生死本紛綸，橫計虛爲實，六情常自昏。
還源去！般若酒澄清，能治煩惱病，自飲勸衆生。

（卍續一二〇，一三A——B）

太建元年（五六九）四月，傅翕寢疾，告其子普建、普成說：「我從第四天來，爲度衆生故。汝等愼護三業，精勤六度，行懺悔法，免墮三塗。」二人問道：「你不住世，大衆或將離散，佛殿未完成，如何？」傅翕說：「我去世後，或可現相。」到了二十四日，傅翕入滅，時年七十三歲。

傅翕去世，面色不變，過了三天，全身尙煖，形相端潔，手足柔軟。又過了七天，烏傷縣令陳鍾耆來，求結香火緣。取香火四衆次第傳之，傳到傅翕，猶及手受香。當時沙門法璿等說，「我等有幸，預蒙菩薩示還源相。」

傅翕去世之前，曾經跟他的弟子說：「我滅度後，切莫移動我的臥床，七天之後，有法猛上人送彌勒佛像來，長鎭我的床上，用標形相。」果然，過了七天，法猛上人送來一幅織成的彌勒佛像，及一口小銅鐘，安置他的床上。法猛作禮流淚，須臾忽然不見。傅翕是彌勒的化身，便是依據上面這些事蹟而來的。

傅翕留下的語錄，除了前面所引的「還源詩」之外，尙有很多。如：四相詩、心王銘、貪瞋癡、十勸、浮漚歌、獨自詩、行

路難、行路易等。其中爲人引用最多的，有二首頌：

空手把鋤頭，步行騎水牛，牛從橋上過，橋流水不流。

有物先天地，無形本寂寥，能爲萬象主，不逐四時凋。

他的「心王銘」，也是爲人所推重的，現在引錄如下：

觀心空王，玄妙難測，無形無相，大有神力。能滅千災，成就萬德，體性雖空，能施法則。觀之無形，呼之有聲，爲大法將，心戒傳經。水中鹽味，色裏膠清，決定是有，不見其形。心王亦爾，身內居停，面門出入，應物隨情。是心是佛，是佛是心，念念佛心，佛心念佛。欲得早成，戒心自律，淨律淨心，心卽是佛。除此心王，更無別佛，欲求成佛，莫染一物。心性雖空，貪瞋體實，入此法門，端坐成佛。到彼岸已，得波羅密，慕道之士，自觀自心。知佛在內，不向外尋，卽心是佛，卽佛卽心。心明識佛，曉了識心，離心非佛，離佛非心。非佛莫測，無所堪任，執空滯寂，於此漂沉。諸佛菩薩，非此安心，明心大士，悟此玄音。身心性妙，用無更改，是故智者，放心自在。莫言心王，空無體性，能使色身，作邪作正。非有非無，隱顯不定，心性雖空，能凡能聖。是故相勸，好自防愼，剎那造作，還復漂沉。清淨心智，如世黃金，般若法藏，並在身心。無爲法寶，非淺非深，諸佛菩薩，了此本心。有緣遇者，非去來今。（卍續一二〇，一二A——C）

關於布袋和尚，史傳裏均有記載，如：宋高僧傳卷二十一，景德傳燈錄卷二十七、佛祖統紀卷四十二、佛祖歷代通載卷十七，均有其傳記。現在根據這些傳記資料，介紹布袋和尚於下：

布袋和尚，自稱契此，亦名長汀子。唐末五代人，長居浙江奉化。其籍貫、家世、出生年月均不詳。其人形體肥胖，蹙額皤腹，語出無定，寢臥無處，頗似一個瘋瘋顚顚的人。平日以杖荷一布袋於肩，到處行化，逢人乞食。凡是所得之物，一半入口，一半藏於袋中。其所用之物，亦納入於布袋。每過村莊市區，兒童見之，輒隨其後，向其索物，彼亦將布袋中物，分與兒童。因此，其每到一處，成爲兒童相隨簇擁的對象。

此外，布袋和尚也有些不可思議的事蹟。每到冬天，他常睡在雪中，可是雪不沾身，人多以此爲奇。每當天要下雨的時候，他便穿着潮濕的草鞋，在路中急行。遇到乾旱的年份，他便穿着木履，睡在橋上，豎膝而眠。他的這些怪異行動，非常靈驗，時人多以他的動作而識天時。有人向他請示凶吉，每示必應，毫無差錯。

有一次，他遊方在外，有一個出家人在他面前走，他伸手猛拍出家人的肩背，其僧回頭看他，他笑嘻嘻地咧着大嘴，伸出大手：「給我一文錢！」那個出家人說：「可以！只要你能回答我一個問題，我就給你一文錢！」他放下布袋，乂手而立。

又有一次，白鹿和尚問他：「如何是布袋？」他便放下布袋。又問：「如何是布袋下事？」他肩着布袋而去。

有位保福和尚問他：「什麽是佛法大意？」他放下布袋，乂手而立。保福又問：「只是爲此，沒有更向上之事？」他又負着布袋而去。

布袋和尚，經常遊方乞化，肩着布袋，居無定所。有一天，他站在街上，癡癡地賣獃，有一個出家人前去問他：「你在這裏做什裏？」他說：「等一個人來！」出家人指着自己說：「來了！來了！」他說：「不是你這個人！」出家人問他：「什麽是這個人？」他又攤着大手說：「給我一文錢！」

布袋和尚的故事，說來近乎滑稽可笑。他有一首歌：

只個心心心是佛，十方世界最靈物，縱橫妙用可憐生，一切不如心眞實。騰騰自在無所爲，閑閑究竟出家兒，若覩目前眞大道，不見纖毫也太奇。萬法何殊心何異，何勞更用尋經義，心王本自絕多知，智者只明無學地。非聖非凡複若乎，不彊分別聖情孤，無價心珠本圓淨，凡是異相妄空呼。人能弘道道分明，無量清高稱道情，携錦若登故國路，莫愁諸處不聞聲。

另外，布袋和尚還有一首偈頌：

一鉢千家飯，孤身萬里遊，青目覩人少，問路白雲頭。

（下轉第23頁）

「使人」的功利主義心理。他們一無所求，故佛陀指出菩薩救度衆生時的心理是：「菩薩摩訶薩……以施因緣，令諸衆生得安隱樂，……如是之施時，心無繫縛，不生貪着，必是回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其心爾時，無所依止，妄想求斷，不爲怖畏，名譽利養，不求人天快樂，不生憍慢，不望返報，不爲誑他。故行布施，不求富貴，凡行施時，不見受者……於行布施時，於諸衆生，慈心平等，猶如子想，又行施時，於諸衆生，起悲愍心，譬如父母，瞻視病子。……」佛陀的偉大處，就在這裏，他教菩薩布施慈悲時，不能有繫縛心，求報心、貪取心、差別心、只能有一個平等心。如同父母之對待病子似地對待一切衆生，這其中那裏有絲毫的功利思想呢？

由上面簡畧的比較，故知儒家的「仁愛」遠不如佛家的「慈悲」來得圓融究竟。至於耶教的所謂「愛」，那就更不用說了。所以我們在解釋佛陀教義時，不可以耶教的「博愛」或儒家的「仁愛」來詮釋佛家的「慈悲」。對國內初發心的人不可，對久受耶穌教義薰陶的外國人更不可。我們應當向他們說明佛教教義與其他宗教教義不同的特性。使他們對佛教有個正確認識，方不致產生混淆的概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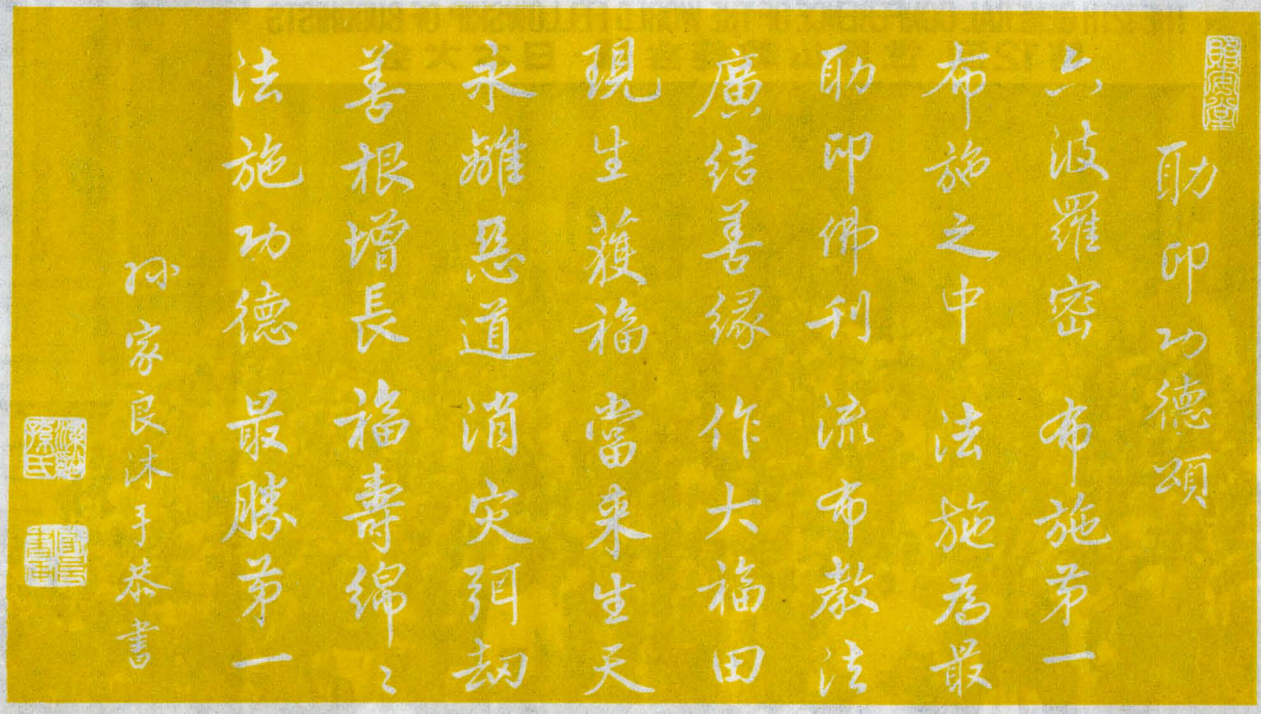
（上接第18頁　彌勒信仰及其應化事蹟）

梁貞明二年（九一六）三月，布袋和尚示寂於嶽林寺。臨示寂之前，端坐於嶽林寺東廂廊下，說了一個偈頌：

彌勒眞彌勒，分身千百億，時時亦時人，時人自不識。

他說完這個偈頌，安然而化。

當布袋和尚在嶽林寺去世，過了很久，嶽林寺有一出家人自外回來，途中遇見布袋和尚，依舊荷着布袋，行化乞食。布袋和尚告訴他，在嶽林寺時，拿錯了人家一隻鞋子，托他帶回嶽林寺。那位出家人回到嶽林寺，知道布袋和尚已經去世多日，大家感到非常奇怪，開棺來看，棺材裏那裏見到布袋和尚，只見一履而已。此時有人回憶布袋和尚的臨終偈語，才知道他是彌勒化身。嶽林寺的四衆，紛紛繪製布袋和尚的圖像，安置在嶽林寺大殿的東堂內。

彌勒經典的傳譯，始於西元三世紀。從五世紀到八世紀，是中國彌勒信仰的最盛時代，那時雕塑的彌勒像（如龍門石窟的彌勒像），都是瘦瘦的體形，自從布袋和尚出現以後，中國的彌勒像，就由瘦瘦形的逐漸演變現在坦胸露腹形的彌勒像，這顯然是受了布袋和尚的影響。

民國六十七年七月二十三日　完稿於紐約大覺寺。